



Gilles Deleuze

吉尔·德勒兹身体创造学研究

韩桂玲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illes Deleuze

吉尔·德勒兹身体创造学研究

韩桂玲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吉尔·德勒兹身体创造学研究/韩桂玲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651-0211-0/B·61

I. ①吉… II. ①韩… III. ①自我—哲学理论—研究
IV. ①B01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3272 号

书 名	吉尔·德勒兹身体创造学研究
作 者	韩桂玲
责任编辑	王 瑾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91 千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0211-0/B·61
定 价	28.6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序

张之沧

韩桂玲的《吉尔·德勒兹身体创造学研究》即将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她在博士阶段的导师,我很乐意就她的这部著作谈点看法。

自远古希腊的巴门尼德将人类的认知途径划分为理性和感性两种形式,并认为“只有理性思维才是制服虚幻之见去求得完美真理的逻辑道路”之后,经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努力,最终建构了一座雄伟、高大而坚固的理性大厦,并使其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占据绝对的统治。但是到了19世纪,不仅出现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克尔凯郭尔的存在论,其后还相继出现了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和柏格森的生物创化论。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尽管萨特、阿尔杜塞以及其他欧洲知识分子赶时尚般地转向寻求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但是德勒兹、福柯和德里达等新尼采主义者却致力于寻找一种反理性主义、反辩证法、反本质论、反绝对论;主张差异性、变易性、多样性、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理论。及至在认识领域,德勒兹特别倾心于生命与欲望的创生性研究;反对现代认识论中的主客之分、心身之分、感性和理性之分、本质和现象之分;反对惯常的镜像反映论、被动主体、总体性话语;强调认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认知对象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欣赏认知领域的怀疑、批判和否定精神;颂扬身体、感觉和知觉;提出构造性欲望理论,强调欲望本质上的革命性、创造性和生产性;提出认识论上的“块茎学”,反对传统的“树状思维模式”;主张概念和模型的多样化,反对终极性理论体系和绝对真理。

在传统的认识论或方法论中,辩证法被看做是理性思维的最精致和最杰出的作品,认为没有辩证法,人类思维似乎就只能局限于认识的此岸,而不能实现自在和自为、本质和现象、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德勒兹却站在斯多葛派沿袭下来的“知觉即知识”的“感觉论”立场上,对绝对理性和辩证法表示深恶痛绝。他说,眼下,“我最憎恶的莫过于黑格尔主义和辩证法”。其实,现实世界中,除了变易和多样性之外无物存在;而且这两者都不是表象或幻觉,而是事物的实质和本身。这不仅因为事物自身决不会隐藏,还因为那越是发生在事物表面的东西,往往越是深刻的东西。就像人的身体越是被裙带包裹起来,越是难于显现自身的真实形体一样。其实身体、感觉、语言、思维和推理,都是一

种直接关系。“身体中尘封着和隐藏着一种潜在的语言,而语言则形成一种显赫的身体。尽管两者关系的最有力证据是模仿,但是身体的表意手势却是三段论推理的结果”,或者说,“三段论方法和两难推理都反映在身体的姿势和犹豫不决中”。身体之外,无感觉,无语言,无思维。

令人欣慰的是,在本书中,作者以“身体”为主题,围绕德勒兹的几本代表作展开梳理与论证,将不同的概念富有逻辑性地串联在一起,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别具一格、另辟蹊径的创造理念:身体创造学。具体而论,本书有价值的思想如下:

一是通过对德勒兹身体理论来源的分析,揭示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身体一元论到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和以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等为代表的新尼采主义的身体观是德勒兹身体哲学的坚实基础。而德勒兹的身体观则想竭力证明:身体是积极的欲望之力的流动,是一股活跃的升腾的永不停息的生产机器。二是表明在德勒兹那里,人的创造力并不只是来自大脑的凝思或理性的逻辑,而主要是决定于人的身体感觉。正是发生在身体感觉层面上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体验与行动变成人的创造潜能。因此,要想培养或发挥人的创造潜能,关键是要学会体验、捕捉、释放、接受或诱发身体感觉的火花,并能够使其得以凝聚、整合与升华。三是探讨了德勒兹的欲望观。在德勒兹眼中,欲望是一架不停运转,不断保持着与外界的连接,永远生产着各种关系、现实和知识的机器。它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原动力。人们必须通过解辖域化运动,才能使欲望摆脱旧观念的强制性压抑,恢复它原有的创造性功能和实质。四是通过叔本华、尼采和德勒兹的意志论的考察,揭示出世界就是力在权力意志驱动下的永恒不断的游戏。权力意志作为一种欲求和激情,“是导致生成的最本质的因素”,是人类永恒的创造之戏中唯一的动力。五是围绕思维与身体的关系问题,系统地阐释了德勒兹的身体认知论:认知不是超越于身体之外的神秘能力,而是从我们的身体出发与世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充满偶然与几乎暴力的相遇”。

可以说,只有这样的身心理解,才是对身体文化的再创造,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身体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身体理论在开放中重拾久已隐没的身心思想的真义,并最终实现身心的相互寓居与成全。人们只有把人的本质性存在身体放在一切认知和社会实践的最高位置,才更加有利于推动人的智力和自身的全面发展。所以,我认为,本书不仅代表了国内德勒兹研究的较高水平,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是重新校正我们的思维及如何对待身体的罗盘。

是为序。

自序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认知对象,在现代社会都已经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焦点和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消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身体”这个常驻而又常不驻存在,越来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话语。这也就从现实上说明,哲学要想真正进入“生活世界”,就不能不关注当代人类的身体现象,在新的哲学语境下重新思考身心关系。事实上,我们不仅要重新关注“身体”,而且更应该关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身体。就像米歇尔·福柯在分析了18世纪以来人们对“身体”的不同关怀之后所指出的:“我们应该研究如今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身体……”^①

作为生命的物质载体,身体是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人们能够看到各种色与形、听到各种音响、嗅到各种气味、尝到甜酸苦辣、感觉到冷暖或者软硬,这都是身体感官的作用。说笑逗唱、翻滚转挪,是身体的功能性发挥;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是身体存活的基本需要;发明创造、社会变革,则既要由人的身体贡献体力和智力,最终也还要落实到人的身体与发展与自由上。总之,身体既是人的创造活动的根据,也是人的创造活动的目的。特别是随着人的创造力的提升,身体的需要和借助想象生成的欲望,也在不断地增长、膨胀。

在当今中国,可以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身体态度,即感官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感官享乐主义是消费社会盛行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使身体完全成为消费和被消费的主体。人们完全沉浸在人间的物质享受、肉体愉悦与心理感受中。与身体相关的方面——从口腹之欲的饮食到情色、养生——都得到极大的激发和伸展。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享乐主义的身体态度使许多人流于感官刺激的平面,甚至陷入欲望横流的失控状态,从而沦落为“沉重的肉身”,造成对生命和社会的严重危害。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对身体文化进行理性的引导,以避免身体的过度张扬和耗费。唯有如此,人们才能在追求身体健康和印证自我的同时,坦然面对各种各样的身体文化,真正引领当下方兴未艾的身体文化走向审美与创造境界。

^① 李银河:《福柯与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22页。

禁欲主义的身体态度在中国及至世界都是“源远流长”。“中国的反身体、敌视感性、感官,视肉体为仇寇的道德主义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中国人在长达几千年的过程中一直受着这些可耻的道德主义的愚弄和欺骗……几千年的结果使人们获得了一种种族上的身体的颓败形式。”^①从儒家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到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无不反映出中国文化对身体的轻视与压制。有人曾尖刻地宣判:中国文化是一种没有身体的文化。可以说,直至今日,这种抑制身体自主发展的情势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在知识、权力的谋划下,身体作为手段与工具,被无限度地使用与损耗着。为了功名利禄,身体在超负荷地运转着,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身体在承受着一些它本不该承受的东西。看看小学生稚嫩的肩膀上硕大的书包,再看看中年人因“过劳死”而导致的英年早逝,我们就会明白重重重压下的身体正在遭受着如此之多的痛苦折磨、如此之多的英年早逝的悲痛。可以说,在中国的身体变迁史上,从古至今,一直都有一套强大的压抑身体的机制。研究“德勒兹的身体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德勒兹的身体理论是重新校正我们的思维及如何对待身体的罗盘。

传统的身心理论,无论两者是对立或平行的关系,究其本质都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这种身心理论把灵魂视为人的本质,认为灵魂脱离肉体后,摆脱诸如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干扰就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可以说,这一理论不仅确立了理性的合法地位,而且将理性一味高抬,用理性权威统辖一切、征服一切。这种情况在创造领域也不例外。长期以来,创造学界往往局限于从理性角度审视人的创造活动。他们认为,人的理性精神具有无条件的先在性;人必须运用精神理性这一资源,衡量一切,创造一切;而理性又是专属于人脑的机能。直到现在,大多数学者仍认为,“全部理性现象,不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视觉的或听觉的,不论是痛觉、触觉或思想,乃至我们全部心理生活,都是由在脑中进行的过程产生的”^②。因此,现在的创造学理论大都关注的是脑能的开发与运用策略。在他们眼中,身体对于复杂的创造活动而言,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因素,甚至是通向它们的障碍。

而德勒兹的身体理论却告诉我们:身体与创造活动不仅难解难分,更是天

① 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上海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86 页。

② [美]约翰·塞尔:《心、脑与科学》,杨音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 页。

然合一,“在通往被思的途中,一切都从感性开始”^①。身体汇集着一切思想感情的涓涓细流;容纳了各种心绪的山川河流。它是形成人类一切思维意识的源泉。人类的创造性过程就开始于一种身体感觉。无论一个人认为身外世界有多大,他总是要通过身体去体验,通过身体把世界变形,使它更容易理解。这就是说,创造力并不单单居住在大脑里,大脑不会表白,察觉不到色彩,品尝不了东西,听不见任何声音,它所收到的只是神经冲动。身体才是换能器,即一种将某种能量转换成另一种能量的装置。这才是它的天才之所在。相反,研究过程中的理性部分如果得不到身体感觉的补偿就会毫无作用,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身体与现实取得联系的。从本书对德勒兹的身体理论的诠释中可以看到:“没有不带肉体要素的感觉。”^②人类的身体就是一架不断生成的充满强力与创造欲望的无器官体。正是这种无器官体的整体性活动决定着人的全部生存和认知。“自古以来,人类文明所展示的全部丰富性、多样性、生动性、复杂性和发明创造能力,归根结底都是源自具有无限创造潜力和无限的演变与延异功能的身体。正是身体给那些来自抽象的概念和逻辑形式的字词提供更为丰富的反馈、内涵和意义;也正是身体使人们能够进入或能够感受一种难以想象和难以表达的复杂的场景或境地。身体所知道和感受的东西是无比的丰富多彩,它常常使得语言显得是那样的贫乏、枯燥、干瘪和无能为力。”^③那种在无器官体层次上涌现出来的身体感觉的“丰富性”是注定不能被同一性的规律完全穷尽的。德勒兹身体理论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身体对于创造学的奠基,传达身体体验在创造学中应有的声音:身体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始源与动力。

因此,德勒兹的身体理论就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对理性极端与感性极端的调和:身体兼容了躯体与灵魂,二者紧密相合在身体之中,缺一不可。德勒兹所主张的身体既不是理性主义的消极被动的肉体,更不是如同动物般的自然生理欲求的无限度排解与发泄的纵欲主义的身体,而是在肯定理性价值的同时重估了感性应具有的正当诉求的创造性的身体。他告诫人们:“我们既要避免根据器官和功能来界定身体,又要避免根据种和类的特性来界定身体。”^④

① 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五辑,德勒兹机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② [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③ 张之沧、唐涛:《论身体思维》,载《学术研究》2008年第5期,第30页。

④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nd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257.

解放身体并不是放纵人的吃、喝、性行为及其欲望,而是要否定形而上学所造就的病态的被动的身体,要使身体冲破资本主义的重重编码,发挥其固有的创造本能。他要求我们始终立足于身体的真实感受和鲜活的生命体验,把创造奠基于身体之上,使身心关系不是心对身的绝对宰制,也不只是心对身单向度的统摄,而是身心共同体的转化。在创造过程中,唯一应当做的就是:“把你自已置于一个层级之上,试验身体提供给你的所有机会,发现身体中有利的位置和潜在的解辖域化运动以及可能的逃逸线,体验它们,随处生产身体流的联结,逐段提炼强度的集合体,不断地探索新领域的微观结构。”^①由此,德勒兹把身体推置到了创造本体论的地位。他坚信创造既不是超越于身体的灵魂(理性)的特权,也不是人脑的专利,而是内在于人的整个身体性的活动。正是发生在身体整体感受层次上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体验与行动变成人的创造潜能,构成各种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理论创新的力量。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人的创造过程是通过逻辑的和非逻辑的两种思维方式来完成的,在创造活动过程中,如果没有逻辑推导程序和有关知识作为基础,身体感觉就成为空洞、虚妄的东西,不会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同样,没有逻辑活动向身体感觉活动的上升,逻辑思维则是死板僵化的、低效率的思维方式。因为心灵并不是通过分解、削弱、排斥身体的作用才得以维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精神性的力量,相反,精神正是通过不断增强身体感觉的过程来参与人们的创造过程。因此,我们不能把创造过程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割裂开来。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说,德勒兹对身体的礼赞并非仅仅是一种哲学的思辨,他意在借此恢复和发展身体的丰富性,以达到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简言之,德勒兹的身体理论统一了对立的理性与感性,强调在感知之中,我们的身体就是创造的“信使”;或者用梅洛-庞蒂的话说,就是如此令人惊异的东西。最后,我只想引用德勒兹书中的一句话来佐证我这部著作的现实意义:

“一切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不是能够复制永恒的世界,而是新事物能够从中被制造的世界:是具有创新和创造能力的世界。”^②

①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nd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161.

② 吉尔·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70 页。

目 录

序	张之沧 (1)
自 序	(1)
绪 论	(1)
一、身体：一个被创造学忽略的领域	(2)
二、德勒兹身体哲学的发展历程	(8)
三、德勒兹身体哲学的基本特征	(14)
四、国内外德勒兹思想的研究现状	(19)
五、构建德勒兹身体创造学的方法	(21)
第一章 德勒兹身体观的渊源	(25)
第一节 来自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启迪	(25)
一、德勒兹身体观的缘起：柏格森论身体的意义	(26)
二、生命冲动——创造进化的原动力	(29)
三、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德勒兹身体观的启迪	(32)
第二节 德勒兹对尼采身体一元论的全面继承	(35)
一、尼采对理性人的批判	(35)
二、尼采对身体的赞美	(38)
三、尼采论权力意志对身体本性的规定	(40)
四、尼采的快乐科学	(42)
五、德勒兹对尼采身体理论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	(45)

第三节 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对德勒兹身体观的影响.....	(48)
一、身体场理论.....	(49)
二、行为结构理论.....	(51)
三、知觉场理论.....	(54)
第四节 新尼采主义的身体观	(58)
一、罗兰·巴特的身体之悦.....	(58)
二、福柯的身体美学.....	(62)
三、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	(67)
第二章 身体感觉与创造	(73)
第一节 身体感觉之内涵	(73)
一、“表层”、“表现”与身体的“意义”	(74)
二、身体感觉之内涵.....	(77)
第二节 身体感觉的创造性	(80)
一、身体感觉与艺术创作.....	(80)
二、身体感觉的创造价值.....	(83)
第三节 德勒兹的直觉观	(87)
一、德勒兹直觉观的缘起:柏格森的直觉主义	(87)
二、直觉是一种严格和精确的哲学方法.....	(90)
第三章 身体欲望与创造	(98)
第一节 欲望的转向:从欲望缺乏到欲望生产.....	(98)
一、欲望匮乏说及其局限性.....	(99)
二、德勒兹对传统欲望说的批判	(105)
第二节 欲望机器的运作机制.....	(112)
一、欲望、欲望生产与欲望机器.....	(112)
二、欲望机器的构型与运作机制	(118)
第三节 解辖域化:发挥欲望创造性的有效途径	(121)
一、欲望生产的三种社会场域	(121)
二、解辖域化:发挥欲望创造性的有效途径.....	(127)

第四章 权力意志与创造	(132)
第一节 从痛苦的生命意志到快乐的权力意志	(132)
一、叔本华痛苦的生命意志	(133)
二、尼采快乐的权力意志	(136)
三、德勒兹对尼采权力意志的精彩解读	(139)
第二节 权力意志的创造本性	(142)
一、权力意志的可塑性	(143)
二、权力意志的肯定性	(145)
三、权力意志的生成性	(148)
第三节 永恒轮回与创造	(152)
一、尼采对永恒轮回的三次传达	(153)
二、永恒轮回即生成之在	(156)
三、永恒轮回即选择	(158)
第五章 身体思维与创造	(161)
第一节 思维的身体性	(161)
一、无身思维及其局限	(162)
二、思维的身体性	(165)
第二节 块茎思维与创造	(169)
一、德勒兹对树状思维的批判	(169)
二、块茎思维的特点	(172)
三、块茎思维——当代科学发明创造的必备工具箱	(175)
第三节 褶子与创造	(177)
一、“褶子”的寓意	(178)
二、“褶子”的创造学价值	(181)
参考文献	(188)
后 记	(197)

绪 论

闪出一道光,这道光将有一个名字:德勒兹。新思想有了可能,新思想重又有了可能。新思想在德勒兹的文章里,在我们面前,在我们中间跳跃、舞动……也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成为德勒兹的世纪。

——米歇尔·福柯

一种理论的兴起,是有其现实根基的。身体性理论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处于激烈的转型期;传统社会形而上的价值信仰标准不再能承担起个体生命的内在要求和认识;社会大众的关注点纷纷转向生命体验,转向整体身体的感受。此时此刻,作为生产财富、创造知识、制造激情和孕育生命的机器——“身体”也同样引起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的注意,而且从此就开始不停地追问:“生命包含的种种可能性向我们呈现的东西是什么?或更具体来说,我们是如何思考生命所包含的种种可能性的?它为人类生活打开新领域的方式是什么?这也就是说,迄今我们甚至还不知道身体能够做些什么。”^①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德勒兹的身体理论告诉我们,身体应该是有意义的载体,而不只是享乐的工具。为此,德勒兹寄希望于充分发掘身体的生产潜能与创造性;倡导一种无所顾忌的本能冲动,一种驰骋高原的身体奔突,一种多元流变的游牧思维。

这种观点,显然同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身体看做是意识和精神创造活动的一个令人烦恼的障碍有不小的偏差。因此,为了使个体获得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使人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清晰、澄明的认识,我们需要对德勒兹的身体理论与创造理论进行解读与梳理,以便改进我们的思维,指导我们的生活,发掘我们的身体潜能,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从而进行知识创新、技术发明与科学创造。这也是21世纪人们成才与成功的关键。

本书尝试着构建一种崭新的理论——身体创造学。

^① Todd May: *Gilles Deleuz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

一、身体：一个被创造学忽略的领域

今天,在创新已成为时代潮流的情境下,几乎各行各业都强调创新和创造力的培养。但是,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却不是什么新鲜命题。因为开始于启蒙运动之后的有关系统的创造力研究,既是人们在摆脱上帝、神灵束缚之后对神秘的创造力的追问,也是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的需求。纵观整个人类发明创造的历史,有关创造力的研究一直遵循着一种客观化、量化和因素分析的研究路线。譬如,心理测量法把创造力看成是一种可以用恰当的测量工具加以量化的心理特征,而且主要是通过发散性思维测验来寻求量化创造性过程。实验法把创造力看成是一个认知加工过程,主要是通过对“暗示”、“指导语”、“环境”和其他指导性变量或任务变量的直接控制,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包括头脑风暴、多产性思维方案及提升智力等。传记法根据对创造性人物的个案历史进行分析,通过考察创造性人物的生活事件,把创造力看成一个生活故事。生物学法考察的是人们从事创造性思维时的大脑活动,认为创造性活动是建立在人脑生理活动基础之上的特殊的思维活动;是人脑活动的最佳功能状态的表现。情境法对创造力的研究,主要是关注与创造力相关的社会的、文化的或进化的情境;把创造力看成是基于情境的活动。^① 总之,无论是通过认知途径还是通过人格途径,以上对创造力研究的方法都是从理性角度进行的。这种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创造观的共性是:它们一致认为在进行科学发现和科学发明的过程中,主要依赖的是心灵(大脑)的思考、理性的推算,而不是将心灵和肉体、理性和感性、逻辑和非逻辑整合化一的身体。所以,传统的理性主义的创造力研究虽然为理解创造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基础研究方面却令人十分担忧,特别是从身体角度对创造力的研究更是少得可怜(可以说仅是关注了大脑的活动)。

这种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创造观,之所以无视甚至是贬低和压抑身体,主要是因为自笛卡尔以来,人们就依据两分法把世界划分为两种对立的实体,即心灵的和非心灵的,也即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实体。这样一来,人的身体也就被划分为两个部分:意识(灵魂)和身体(肉体),而且意识一直是规定人之为人的决定性因素;而身体(肉体)作为无思想的东西,只指涉一种不具备理解力的存在。当然,这种抑身扬心的身体观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出现。比如柏拉图

^① [美]罗伯特·J·斯滕博格主编:《创造力手册》,施建农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379页。

就认为,灵魂不仅独立于肉体之外,而且在等级上高于肉体。由于肉体缺乏反思和开放自身的途径,因此它对自身的感知、记忆和欲望都要通过精神的官能的中介来进行。为此,他在《斐多》篇中指出,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就是人的死亡。在灵魂离开肉体独立存在,且摆脱了感觉、情感等干扰时,就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在这里,柏拉图通过他特有的思辨天赋,显然是设立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最大的骗局:人的身体可以和心灵相分离。与此同时,也表明了他对身体的敌意,“因为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①。为此,柏拉图断定:“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②自此以后,西方哲学主流不可避免地走上二元对立之路。事实也证明柏拉图的这种抑身扬心的身体观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尼采和海德格尔都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上看出了整个西方哲学背后浓重的柏拉图身影。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诺尔曼·布朗(Norman O. Brown)曾以略带粗朴的语调揭示了这个事实:“把人的身体想象为排泄物,要求人进行升华,把整个宇宙想象为‘低级物质’的混合体,把天地当做一个巨大的宇宙升华的蒸馏器,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③

事实上,也正是从此之后,身体便陷入了哲学的漫漫长夜。特别是随着基督教神学的兴起,为了宣扬上帝、推崇灵魂的纯洁美好,在其伦理观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了贬低肉体的柏拉图倾向。中世纪时期的教会作为上帝在人间施行统治的代言人和天启真理的源泉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它要求个人必须恭顺和服从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对于教会教授的真理,只要信仰,不要解释。信仰高居于理性与感性之上而不容置疑。至于个体的感官享受与身体欲望更被斥为邪恶与荒淫。但是,长期的压制与贬低并不会使个体正当的感性诉求在沉默中无声地消失,身体正当的感性诉求和生命力的强烈张显也不会使其长期蛰伏于宗教的权威之下,被长期压抑的身体如暗流涌动般静待着彰显的时机。

这样,当西方历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之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便开始衰落,教会权威也被消解。从宗教权威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个人作为理性主体得到了自身地位的确立。具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个人对自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

① 柏拉图:《斐多》,杨绛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② 同上,第17页。

③ [美]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冯川、伍厚恺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趣,不再借助于神秘的上帝与天启真理,而是运用自己的理性思维解释宇宙、自然、生死以及人自身的种种现象。自然科学由此兴起,并呈现出细致化的趋向。此后所形成的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心理学等在内的整套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基础在文艺复兴时期即已奠定。只是整个自然科学体系的研究还依然都是被置于主体的人——即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的视野之下,从而也将被研究者推置到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对象的位置上。此时,即使是与个体人有着密切关联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也都是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下,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等同于物体来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身体作为一台精密的仪器,与其说是被看做一件由不同器官通过复杂而精致的连接与组合形成的巧夺天工的作品,还不如将其定义为肉体更为准确。但总的来说,这一传统是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为反抗宗教神学而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思维树立起来的另一种理性主义的权威传统。

然而,高扬“理性”大旗,颠覆了神,人的身体就真的能“水清石自见”吗?或者说理性的眼光帮助我们找到的是怎样的一种身体?它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吗?恰恰相反,自古希腊就已开始的身心区分,事实上到了近代哲学中才真正导致了对身体的遗忘。我们说,希腊哲人尽管贬抑身体,身体却总还存在着。因为他们正是意识到了身体的本性,意识到了身体对于灵魂之纯净性的干扰,才要求把注意力从身体中转移开去。而在近代哲学中,对身体的遗忘却完全是出于对身体之特性的误解,身体并不与意识或灵魂有关,而是与物体有关。身体由此不再被看做身体,而被看做了物体,成了物中之一物。这种误解始于近代哲学的奠基人——法国著名的大陆唯理主义者勒奈·笛卡尔(Decartes, 1596—1650)。笛卡尔认为构成世界的是两种实体:物质实体和心灵实体。物质实体具有广延,但不能思维,心灵实体虽然没有广延但却可以思维。他果断地把身体划归为物质实体。在笛卡尔眼里,心灵和物质性身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心灵是纯粹意识,代表着精神和活力,而身体是纯粹生理的东西,是机械性和无生机的东西。“心灵是通过靠近大脑中心部位的一个小结构即松果腺与身体相互关联的。在松果腺的微粒的运动中发生的微小变化会通过神经系统传遍全身,进而引起肌肉收缩,最终导致身体的运动。”^①人主要属于思维、心灵、精神的范畴,身体及其周遭环境只有从属的意义。众所周知,笛卡尔以自己的身体做试验,进行了一种近乎癫狂式的怀疑,最后终于

① [美]约翰·海尔(John Heil):《当代心灵哲学导论》,高新民、殷筱、徐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找到了他无法再怀疑的东西,那就是他的怀疑本身,就是他的意识,他的灵魂,即他的那个“我思故我在”经典命题抛弃的就是人的身体。他的结论是:“我们对心灵或思想的事物比对身体知道的更清楚。因为他可以怀疑自己的身体,他就不能认为一切肉体的东西属于他的本质。”^①在此,身体和灵魂彻底被分离开了,身体和物体之间的区别也完全消失了,身体完完全全地是作为诸物体中的一个物体而出现在各种科学研究中,这就是身体的被遗忘状态。就连提出“实体就是主体”的黑格尔,也没有真正赋予身体以应有的地位。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人被抽象为意识和精神,身体被看做是心灵的外在化、特殊化、个体化,是对心灵的无限否定,精神现象学没有给身体留下多余的地盘,身体仍然处于被灵魂所宰割的卑贱位置。但是,充满活力的肉身不会长期屈臣于理性的权威之下,因为世界是通过我们的身体而看,而听,而思想。只有当我们实现身体的功能,我们才能挺身走向世界,“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②。于是,19世纪后期,生命哲学兴起,哲学家们开始讨论“change(变化)”与“becoming(生成)”的问题,他们把克服身体与意识的对立看做是最重要的目标,纷纷将其理论关注点集中在具体的、活生生的生命以及充满创造性的生命过程上。他们对传统的身体和心灵概念进行了改造,把人看做是肉身化的主体,机械的身体获得了灵机。

事实上,身体才是人存在的物质基础。人首先通过身体与自然、社会发生关系,也首先通过身体认识世界与自我,人类每一具体的行为都必须由身体来实施。没有身体的创造力,人类就不能从类人猿进化为人;没有身体的创造力,人类现在可能还处于茹毛饮血的发展阶段;身体的创造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如彼德·布鲁克斯所说:“直立的姿态、发情期的抑制、性欲的连续性、父权制家庭的建立,以及作为主要才能的视觉的出现,才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开端。”^③因此,对身体的认识,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建构,而且关系到个体的创造性能否充分发挥。由于现代主义的创造观是一种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创造观,他们认为人们在进行科学发明和发现的过程中,主要依赖的是心灵(大脑)的思考、理性的推算,而不是将心灵和肉体、理性和感性、逻辑和非逻辑整合化一的身体,所以,从笛卡尔的唯理论一直到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和绝对

① [荷兰]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王荫庭、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4~55页。

②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4页。

③ [美]彼德·布鲁克斯:《身体活》,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